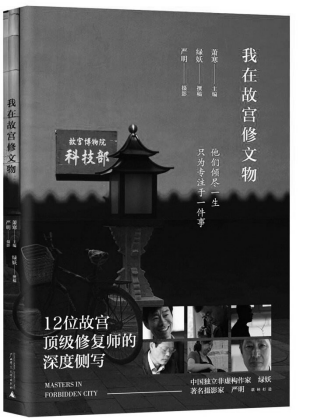




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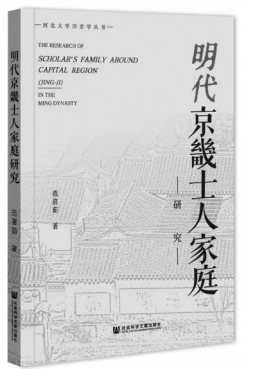
《我在故宫修文物》



萧寒主编 / 绿妖撰稿 / 严明摄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版

2016年1月,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首播,随即走红网络,播放量累计近亿,豆瓣评分高达9.4,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纪录片。不同于纪录片对文物修复本身的关注,本书由作家绿妖深入采访十二位顶级文物修复师,更侧重于展现“修文物的人”,生动再现了故宫传承几百年的文物修复历史,也让我们得以认识,在官墙深处不求名利,只为心中执着而默默奉献终身的国之工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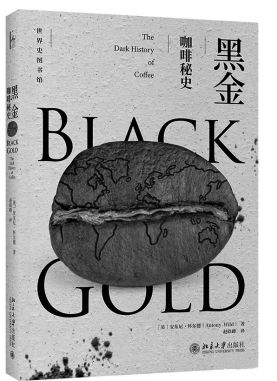
《明代京畿士人家庭研究》



范喜茹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5月版

本书主要以明代京畿士人的传记资料为主体史料,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取向,将士人置于其日常所属的家庭生活空间中展开研究。明代科举鼎盛,科举入仕是明代士人一生生活的主轴,士人的父母、兄弟、子女、妻妾等家人也在士人的不同生命阶段的家庭生活中参与其中。本书着重研究明代士人在科举仕进生涯中,家庭日常生活的经营和维系,探讨在家庭生活中士人与父母、兄弟、子女、妻妾等家人的互动情境,旨在尽可能全面、丰富地呈现明代京畿士人家庭生活的具体样态,进而探究其时代性、阶层性特点。

《黑金：咖啡秘史》



[英] 安东尼·怀尔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版

本书讲述了咖啡近五百年的历史,讨论了咖啡的全球供应以及咖啡贸易对英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影响,包括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拿破仑与咖啡、革命与咖啡馆、中国茶叶与咖啡的比较。作为一名咖啡贸易商兼历史学家,本书的作者安东尼·怀尔德抽丝剥茧,揭开了过去五百多年间蒙在咖啡之上的,由炼金术、政治、科学、诗歌、奴隶制等线索编织而成的神秘面纱,将咖啡灰暗的殖民时代的往事与其在当今世界上充当的发言人深省的角色联系起来,使围绕着咖啡业的令人震惊的资本剥削和殖民主义运作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言浅 整理)

寻书之旅,也是心灵的归乡之旅

新书馆



夏丽彬

去埃及旅行,不容错过的一定是亚历山大图书馆。

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始建于托勒密一世(约公元前367-前283年),曾是世界上藏书最丰富、语言文种最多的图书馆,后屡遭劫难,在公元415年被摧毁殆尽。消失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并未真正从人们的心中抹去。它为人类留下了永久的书籍文明与图书馆文化,令人感动不已。

西班牙女作家伊莲内·巴列霍,为了追寻古代希腊与罗马书籍文明的前世今生,将自己想象成奔波在古欧洲危险动荡道路上、执行埃及国王秘密跨海任务的“猎书人”:去亚历山大图书馆找书。她一路追寻求索,试图解答“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历史上发生过哪些不为人知的兴书之事或毁书之事?哪些书永远遗失了?哪些书得以幸存?”等诸多问题。

伊莲内·巴列霍认为必须写一本书,才能完成这伟大的解答使命。《书籍秘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由此诞生。

如果说书是存放时间的容器,那么,巴列霍的寻书之旅,就是我们心灵的归乡之路。拥有了书,就拥有了永恒的精神家园。

书曾经无比稀有,令最有权势的人着迷,到如今,每天都有无数本书被印刷出来。书籍的诞生及变迁史也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书籍秘史》中,西班牙女作家伊莲内·巴列霍,一路追寻求索,解答了“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历史上发生过哪些不为人知的兴书之事或毁书之事?哪些书永远遗失了?哪些书得以幸存?”等诸多问题,讲述了与书籍有关的传奇。

我们都是书的孩子

倘若没有巴列霍的这本书,我们不会知道,骁勇善战的亚历山大大帝睡觉时,枕边永远放着一册《伊利亚特》。他的梦想不仅仅是统一希腊、征服埃及,灭亡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亚历山大帝国,他还想建一座图书馆,珍藏全世界的书籍。

亚历山大的梦想,在他的挚友托勒密一世手中实现了。他斥巨资兴建了亚历山大博物馆和图书馆。埃及是当年最常用的书写材料莎草纸的重要出口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建馆条件。莎草纸,在埃及语中,与法老是同根词。这就意味着掌握书写,如同掌握神权。

说起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书籍来源有点可笑。托勒密派遣海关官员劫掠各地靠港的商船,只要看到书就拿走,由誊写员抄写之后,将原件留下,复印件还给商船。长此以往,在被罗马取代之前,亚历山大港始终是跨文明的中心,图书馆就像一座灯塔,照亮海岸。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每本书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时的莎草纸像石油一样珍贵。于是,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将文字写在各种兽皮上,经过多次改良,羊皮纸诞生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每一本抄本,考虑到从纸张到抄写的精细程度,都会被当成一件工艺品来对待。倘若今天的读者依然认为,既然有了电子书,为何还要出版纸质书的话,不妨思考一下,作为艺术品存在的书籍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在没有书籍的时候,人类并未放弃传播知识。最初传播,依靠的是吟游诗人。他们走街串巷,以诗歌的方式吟诵各地见闻。我们的古代诗人、日本的脚脚俳人,都担负着这个使命。

待吟游诗人学会了写字,他们就开始将记忆写在莎草纸上,那是最初的散文。想到书籍的来历,就明白了诺贝尔文学奖为何会把

2016年的奖项发给鲍勃·迪伦。他是古老吟游诗人的化身,今天的词曲创作者,当属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苏格拉底很担心失去口语化的知识传播,那样的话,就失去了背诵的功力,同时,放弃了思考的努力。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我们今天的记忆,都存在手机里的某一个地方。我们记住的是存储位置,而不是知识本身,这是件多么遗憾的事。

但自从有了书,至少我们拥有了通向知识的大门。不管在人类历史上,书籍如何被焚烧、禁止,我们仍然有爱书人将其存储在记忆里。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文字保住了过去,记忆则保住了遭受迫害的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读者的心里都藏着一座私人的秘密图书馆,里面的那些文字曾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印记。我们终于知道,我们都是书的孩子。

阅读中的女性形象

在古希腊,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识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然而,柏拉图的一位聪明弟子,请人制作了老师作品的抄本,乘船去西西岛上出售,书店应运而生。

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写过一部小说《书店》。A.S.拜厄特说,菲茨杰拉德的文风是最接近简·奥斯汀的。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一位年轻的丧偶妇女带着仅有的财产,决定在小岛上开设唯一一家书店的故事。

一个女人,开家书店,这在古希腊时期是无法想象的。但在人类的书籍历史上,女性却从未隐身。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古希腊的欧洲领土范围内,有些学校就明确指出,“基础教育平等面向男童与女童。”爱琴海和小亚细亚的许多城市为富裕家庭的女儿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机会。

品鉴坊

《月色朦胧》:都市中的哀愁与光亮

阅读提示

“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能反映出我们最好的一面,也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各种样子。”《月色朦胧》是程青的最新小说集,描写的三个故事,没有过多的文字修饰,也没有高潮迭起的情节,却像在都市不同角落中拍的一组快照,照见新都市人背后的情绪浮动,也写出了能让人窥见自己模样的众生相。

苇丛

“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能反映出我们最好的一面,也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各种样子。”查尔斯·蒙哥马利在《幸福的都市栖居》中这样写道。这段话符合都市一直以来的固有标签:提供梦、光鲜亮丽和关于未来的无限许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我们眼中的都市,早已露出其残酷的背面。程青在新书《月色朦胧》(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版)小说集中所描写的三个故事,就像在都市不同角落中拍的一组快照,照见新都市人背后的情绪浮动,或汲汲营营,或星离雨散,全然显形纸上。

都市中的失落背影

同名的《月色朦胧》这篇故事,是一个“世故”的职场故事,也是一个生动的黑色喜剧,发生在报社职员秦益与副总编朱总两个家庭之中。秦益为了讨好朱总,获取晋升,巧心安排了一场两个家庭、六个成员的“海南度假”。从北京到海南的列车上开始,秦益的脑子里就“浪花翻卷”,装满了对行程的规划和担忧。而这种谨小慎微、既迎合又算计的心情,一直到故事的结尾都没有落地。所以读起这个故事来,度假时间虽然只有三天,却仿佛觉得他们在海南度过了一周半月,殊不知,“是经历而非时间,让人感觉‘活了好久’”。因为每时每刻,秦益的心都因猜测人心而泛起波澜,每一个旅行过程中的小插曲,在她眼里都标上了“有暗示”“有机会”的价码。

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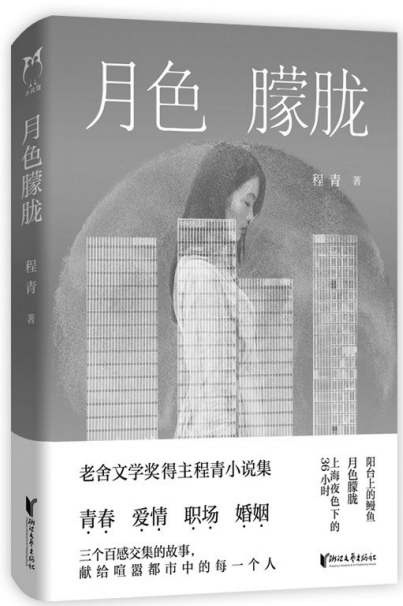
产家庭》一书中,将造成中产阶级困境的一大重要心理根源归结为“比较”。中产阶级的痛感并非无病呻吟,“当商业大亨就住在你家隔壁,当着你的面炫耀他的豪宅时”,你享有的已经足够富足的生活,也将“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也是秦益之所以会陷入朱总间接安排的这一场“鸿门迷梦”中最深层、最现实的因素。秦益一点都不特别,不过是都市中一个随处可见的企图向上攀爬却姿态尴尬的身影。

故事的最后,朱总提前结束行程,秦益得知换届结果。回想起这一路的自己,原本是难得的假期,可良辰美景早已如沙子散落,自责、自怜、生气的情绪一股脑涌上心头。“她望着窗外的天空,夜色暗沉,云层很厚,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月亮,只有一团云彩的边缘透出似有若无的光亮。”这朦胧月色,或许是对职业发展中的迷茫,也是对复杂人心的无奈认输。不过,每一次与失败的迎头相撞或许也都为我们排除了一个不正确的人生解决方案,所以程青让秦益举目仍望见月色,而不是全然把他们抛进暗夜之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以都市人群为题材的故事并不少见,但程青笔下的都市,切口是微小的,却能从中看见一种普遍遍布的情绪。埃莱娜·费兰特说:“我们只需要通过虚构的故事,让人们不带滤镜地看清人的处境。”程青书写故事,并不曲折离奇,却是写出了能让人窥见自己模样的众生相。

都市中的相遇别离

小说集的另一个故事《阳台上的鳗鱼》,则温暖得像是一个幻梦,是程青为孤独的都市人们



编织的一弯不会熄灭的纸月亮。

离家北漂的姑娘,原是为为了投身于一个主题为浪漫爱情的、内容悬浮到失去所有创作成员的剧本项目中,却无意之间被房东夫妇有分寸的关爱,以及他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气所打动。这个故事故里,每个个体的生活都有缺角,内里布满创伤,但面对彼此的时候,他们都那么温柔、善良。那只阳台上的鳗鱼,是除夕夜跟着房东夫妻从高速公路赶回北京送给姑娘的礼物。这种陌生人之间的相互扶持,是否就是一种都市人对“关系”的呼唤?

今年年初上映的电影《如果有一天我会离开你》,同样写的是一个类似的“限定亲情”的故事。东京的中华料理店老板是个中国姑娘,厨师、店员都是中国人,还会招收中国留学生作为短期工。原本陌生的人们在异乡找到了另一种家庭感,大家每日一起工作,年末一起跨年、包饺子,等春天来时又重新一起开工。料理店成为他们的精神归属

地,只有店里的人知道彼此在KTV最爱唱哪首歌,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挫折、而在除夕夜又习惯如何度过。

不同的艺术作品都将目光投射在了内核相似的情感需求之上,这并非偶然,而是创作者对当下人们生活状态的敏感捕捉。将这种冲破隔绝的渴望放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之下,更让人觉得感同身受。都市仿佛一个聚集了天涯海角的旅客的“客栈”,每个房间彼此独立,比起乡村社会,它能包容更多的隐私和秘密,但旅客们仍然无法抑制内心深处与人相遇的渴望。因为这才是都市最重要的意义,是都市之梦既易碎又充满诱惑力的原因。

不过,程青的视角终究是更温情的。电影中的店员们遭遇了不同的事情后纷纷离散,而在《阳台上的鳗鱼》里,美满之下虽亦有令人难堪的谎言,但终究是以不断愈合的姿态在向前生活。人与人之间像被树影切割成碎片的月光,虽有裂痕,但仍是美的,是想要去珍惜的。

《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则是关于都市中聚散别离的另一叙述视角。这是一个旧故事,写于1998年,但故事读起来却毫不陈旧,因为里面捕捉到的情绪既具有时代感,也具有预言感。主人公在都市男女的速食爱情和都市“底层”的吵闹世界中穿梭着,有时候作为都市男女的调停人,却在高档酒店和精致住宅中目睹两人渐行渐远的感情,与彼此说出的再见轻飘飘如空气。而每每回到招待所,听着在都市打拼的人们那些不能更接地气的话语——明天穿什么、如何拿下这单生意、如何解决眼前的剩菜——却反倒获得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实在感、踏实感、安全感。这些琐碎本身也组成了大都市的肌理,是藏在街道和高楼背后的生命力。都市人的空心症何解?不妨与五味杂陈的生活本身来一场贴身肉搏。

艾略特有一句诗:“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这或许可以看作是生活的写照,没有过多的戏剧性,而通常是哑然的忍受。程青的小说也是如此,没有过多的文字修饰,也没有高潮迭起的情节,只是真诚地叙述、敏锐地捕捉,时而呜咽咽,时而戚戚然,又时而亮堂堂,如此,便透透了都市的哀愁与光亮。